



蕪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起居縣題名石柱記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潤州州宅後亭記

澶州重修北城記

楊子寺聲隅先生祠堂記

沂州丞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卷六十四

一

蘇州府廣東高縣道家

沈君成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匾臧南學

靈香閣記

温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江寧縣令題名記

縣令題名曰無其傳某始到職以非便民先急之務而未遑經營也一日鄉民有訟田者辭連教室咸造于庭紛辨交爭初莫能決訊其劑約則曰止之矣訊其移受之始曰不能記矣所能言者某令時接某事至某之鄰寔某祖受田立籍之歲也縣有版籍盡載之矣因求其令在事之年而邑之胥吏皆無能言者乃為之摺撫數十年簿書始見其令之官氏閱其籍果得訟田者之祖名具載其地數而侵冒者乃誣某

于是嘆曰昔之居官者去而留名氏紀歲月于府寺
豈特好事者為之哉是亦有謂爾斯獄也以令之官
寺乃得致訟之歲月因版籍而後知民之情偽版籍
雖具而民不能言其歲月縣令雖去而民犹能言其
為治之迹是令去而題名于後不為無益于治理也
于是條令前令官祿姓名起開寶李氏去國郡邑歸
職方始命王官迄茲慶曆六年凡七十載歷三十八
令而拙者繼焉因命磐石紀其交承之次第龕于廳
事之壁間非惟紀乎歲月而已又念夫居事職者坐

廣居享豐祿假天子威刑案籍以涖職事其不能厘
体以督簿書之務平心以待生齒之訟殆非朝廷所
以建官分職之意也矧在是邑密負大府號為大望
縣其地之廣袤百里有畸編戶逾二萬而間年逋逃
未復者且千齒倍戶有半而隸名于力役胥徒者幾
三十之一其賦徭之重輕資貨之移用兼并之強弱
紛爭之是非蓋日有焉一係乎長人者之決之也苟
失其當民寔受弊在治者得不為之用心哉故予因
紀年而又論政又書其命事之由于左方將以告于

民官庶几悉意民務毋俾其人曰某令者治某事而非是吾將何告焉姑待來者聽治之非惟警于來者抑將以自警焉則曰非斯堂而受牒訴奔而視之曰前日某事其人稱某令之不治則予之弊事是必將審覆其詞而求索其情亦冀臻夫理而少舒其責也

起居院題名石柱記

國朝淳化中始命史館修撰梁周翰直昭文館李宗諤知起居郎舍人事番直便殿以備左右史之職未

幾更曰同修起居注常以館閣二人兼領之天聖景祐以來其選益重至有載筆未及書事而遷職禁序者嚮非久于鈇繫或已涉近省則莫得而進補焉院在朝堂西便門之左廡旧有板記載到官去事之歲月訖治平初而板盡不續于是資政邵公始議易以石柱六年于茲磬列甫就凡書記之法姓氏官伐先後相續一用旧次間或差漏則以記史訂正自梁李至蔡孫二君摠百四人二君以為異時省事寺始至之日皆親題名于石而近之由是職而上遷者多在

朝廷將修臺閣之故事宜得羣賢之翰述用是歷請
自丞相魯國公而下得于筆者十六人不鄙謂予曩
嘗承乏俾叙事始刊于左方乃陟降軒墀書記言動
以簡牘之任而列从官之籍地清而近事守隨重故
題述之義不獨矜仕進之榮遇亦所以蒙君命而謹
職業則後之繼踵而至者豈得而廢茲熙寧 年

月 日

審刑院題名石柱記

府寺題名所以記初拜職者官秩名氏暨臨蒞之歲

月蓋有司榮事任而警位者也審刑院舊以板記揭
于楹間年世寔遠鉛墨侵剝殆不可讀熙寧八年正
月院長主客郎中崔君易以石柱冀堪永久其題自
樞密直學士李公昌齡而下至君凡一百一十九命
摠九十七人先後相續書用舊法謂其嘗更承攝且
繼先人之緒業宜詳知本末見屬叙事以記更置之
所自云國初草五代因循之弊臺閣故事草創未具
天下奏獄但隸大理刑部二司議上奏府進熟報下
即決 太宗皇帝仁明撫運燭見至理以謂文吏巧

詆不盡哀矜執政大臣非所以責于平地也于是特
詔以淳化二年八月置院禁中命近臣一員知院事
以朝臣六員為詳議官守治斷讞不兼別務其廩賜
優異燕見款數固不與諸司等比凡州郡重辟之疑
可矜若一命私犯罪笞以上之罰與夫律令格勅之
弊當更者皆先由大理論定然後院官叅議：合然
後覈奏畫旨送中書案實奉行其慎重如此非特獄
無枉濫而已每歲天下之奏常以千數多或倍之其
間情涉巨蠹論如律者百緘一二餘從末減不下千

人計淳化迄今八十年間其獲全貸蒙自新之人且
十數萬矣而吏之承流任事深知上指其听辭弊訟
求所以生之者又可勝計乎議者咸曰用法平怨自
書契以來未嘗有也竊尋經傳所載聖賢主所以慎
用刑誅有曰辟勿辟之戒三覆五覆之慮謂之盡矣
然皆事出一時非有成憲貽于後代若我朝累聖繼
承惟刑之恤遵用寬典百年不易者而復吏競其職
上下循持杖笞輕科無得擅用禁令纖悉隄防完密
雖施之萬世知其不可易也而有司欲通明創造之

意叅求事理之實將以毗助至治豈易其人哉前此
常用禁省名臣委以事柄外廷郎列稀得預選崔君
厯試斷議以文無害特膺器使居位四歲號稱办職
故久留不代方且虔恭朝夕以宿其業題刻之建意
在善守前憲使來者覽觀因以知本朝詳刑之明理
官祿遜之難又將盡心于刑成其于治道豈小補也
哉院舊在中書西南隅嘉祐四年詔徙于右掖之西
墉外石柱置于聽事之東廡云

潤州州宅後亭記

吳楚之俗大抵信畿祥而重淫祀潤介其間又益甚
焉民病且憂不先医而先巫其尤蠹者羣巫掇貨財
偶土工狀夔傑傀魁泆陽彷徨之象聚而館之叢祠
之中鼓氣燄以興妖假鬼神以譁衆奇表譎觚之人
殖利擅私公行于道頽科禁莫之警也甚矣風俗之
窳薄若是長人者獨不能矯其枉而率諸正乎慶曆
七年祠曹員外郎彭城錢侯以方聞署等來作民牧
下車之初視庶政之苛慝與習俗之抗弊既興且治
之細大之務銖兩之奸無所容惟是里巫之蓋俗始

未及治明年夏有挾鬼說以邀賄于郡官者吏得以
白即命寘于法因大索他党悉鈎致之斥巫師者數
十撤房祀者十餘土木幻誕之容碎于庭幃床供具
之器籍于公架梁植楹蓋瓦級軌積以萬計視之皆
良材而有用也乃相治署之西北墉得廣輪方十弓
之地有軒宇遺基在焉高山環前長川帶旁下視郭
郭闐闐然可以覽土風眈形勝察民物于是頤指
工人太上御名亭其上凡功費之給畢出于廢祠而無一
簪之財取于官府既成題其榜曰某所以志草弊且

勵夫汙俗也官僚之暇從賓客以臨之或目其題而
贊之曰美夫吾侯之作斯亭也其有意于民乎曰于
神巫示昏淫可化而為敦龐也揭石以寄政欲編戶
曉然論善道也引美以為戒惡夫流弊久而復遷梁
也登高以省風雖在豫遊不忘乎拊封略也昔狄梁
公之拊循江表李衛公之廉察是邦皆嘗翦除淫祠
澄清郡邑當時美之唐史稱焉紀風俗述政事其來
旧矣是亦君子善政之義敢鏡諸石以書首事示將
來成賢侯之意不以無似見命之辱竊謂是役也既

始干巫蠱而終于戒後是豈獨為觀遊燕嬉而作也
故著其大者宜詳小者可略後之人登覽斯亭斯文
由是知良二千石政政事之美本乎草風俗而一中
和也

澶州重修北城記

澶古衛地也在春秋時嘗會十一諸侯盟于此歷唐
五代暨我朝皆以名州既而又表其軍曰鎮寧以重
之自京師在汴是為北門之屏憑深極衝襟帶燕魏
蓋河朔之一都會也州本治頓邱晉天福中始徙于

德勝寨方其徙時出多故倉猝間即用旧址扶河橋
為二城其規撫固已陋矣而河濱之土踈惡善墮北
城之隅復當三掃之敝夏秋洪流暴溢浸淫泛濫大
為州患急則料民而繕治之完而復圯者數矣慶曆
中州使嘗有增築之議更三太守或營或止卒不克
就治平三年三月給事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既領州
事患其所以然也將踵前議而即新之詢之屬僚屬
僚叶謀請之朝廷曰俞于是工人程其能羣吏
謹其職揆以間月授以事期引鉄邱之土以易朽壤

市津門之木以增崇御名調赤籍之伍以紓民力資

回圖之錢以省官用始築于九月二日甲子考成于

十一月二日甲子兵馬鈐轄某官某官某實董其

役通判單州事鄭某田某總領而臨蒞大凡役六邑

義勇兩掃河清諸鋪兵總若干人為城五千七百七

十步有畸而外郭火壕之長如之為鞠樓五百一十

一間而團敵馬面之制隨之西距河壩別為長堤三

千五百三十步所以止橫水壟城之害也並壕外面

植桑若枣若干株所以代枳棘藩落之衛也直城東

西隅斷堤路增二甕城所以絕寇騎奔吳之患也惟
是郭門之器守禦之備莫不增舊而加葺焉臺高而
塹深下厚而上稠其堅足以遏湍悍之流其壯足以
侈華裔之觀非夫智以經之仁以臨之則渠能即卑
為崇撤故為新舉一日之力而收永久之利耶昔春
秋所記諸侯之事而土工無大小必書然其美惡或
不同者皆指事示後以為法戒也其曰夏城中邱者
以重其書也謂其敝不早完使至大壞方夏勞衆而
城與始作無異故重其事而記之其曰冬城諸及防

以時而書也謂其戒民備物興徒竣事皆在農隙之
月故謹其時以善之是役也因基于前謀及城之未
毀戒夫春秋所以謂重者也自縮版至于工休不盡
中冬合乎春秋所謂時者也故作之不勞而成之如
素宜其書以告夫來者嗣其休利而裕民于無窮也
公名中師以文學政事陟從官治澶踰年而召歸方
且大用矣慶曆三太守者某州防禦使郭公承祐龍
圖閣直學士張公奎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也

楊子寺聳隅先生祠堂記

聳隅先生祠堂者江都縣宰承議郎羅君適所建也
先生建安黃氏諱晞字景微年少時以有道称于閩
中泉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日郡爭以礼延請躬
率諸生試聽講義于時士人習尚章句務為奇靡先
生獨好古學不與衆合嘗倣論語法言著書十篇其
發明聖賢道義之隱微与古今治理之得失詳矣自
題其篇為聳隅先子欵歎瑣微其解曰聳隅者柘物
之名欵歎者兼嘆之声瑣微者述之之謂盖自因言
以顯志也景祐中先生年四十矣始随鄉貢至礼部

又上五十策求應直言詔科俱以後時不得與試已
而嘆曰老大不偶若此豈復能從諸少年校程式于
場屋間乎可以逝矣然欲閱天下義理觀未見書莫
若居京師為得計遂僦舍僻處而士子競造其門先
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者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
凡例為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緼學者
校量攻擊終莫能窮奧突丞相武寧章公以其鄉人
召置門下權利所處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才在臺省
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忻然相就既一授館凡歷

期某日與之遊切劇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年某復
自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又著楊庭新論十篇
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作之所由則太常
卿論是已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是矣
餘篇恚然蓋欲見于行事者也方是時公卿大夫交
章論薦者數十人朝廷用丞相韓魏公言將以為國
子監直講先生自謝于富丞相曰老生豈任仕官者
耶必不可辭願得七品閑官還南方足矣 仁宗皇
帝聞而異之特詔授太學助教致仕從其志也嘉祐

二年四月無疾卒于隆和坊僦舍死之日囊無餘貲
惟所蓄書數萬卷存焉一子在遠不及治命門人范
遷張粵議以某為知先生之深者宜主其後走僕來
告即日往哭其尸為買棺就殮且謀寄骨郊寺翌日
魏公遣使為幹殯具又奠之以文其略曰先生之道
德不用于朝宰相之過也聞者莫不痛先生之有時
無命而稱魏公之推賢抑已也未幾其子某自南方
來挈柩載遺書以去過江都藁殯于楊子寺後圃
既而交遊故人共為復土就葬其地其未葬也川陸

之經由者識與不識皆過其下咨嗟流連或為歌詩
哀詞或書名屋壁至于木膚竹幹題記殆遍其無位
而得民至誠而感物近世未有也羅君涖邑之始首
來奠謁因覽封鬣黯然悽愴且謂大儒不祀後世何
觀昔汝南先賢列城其園有吳君子仲表其墓 人
尚德由古而然于是即其故壝規度餘地增土于上
者幾仞構堂其旁者幾楹設像中楹儼乎惟肖凡材
力之費悉其俸泉不勞于人已日而就兆域有表松
檟有叙所以示乎來者蓋有激于風義落成之日遠

近來觀且欲記其經始之由載其始卒之行刻諸金石託文旧交予惟先生之道生不得函行于時死不而有名卿巨公周恤其後事歲月久矣餘芽邈焉又有矣今宰為之封植幽壤表章令名則後來之人有踐斯地登斯堂挹先生之遺風知大雅不改雖綿禩寢遠棟宇其頽又將繼而新之廡食茲邦垂範來裔孰謂先生無後乎

沂州承縣崇勝寺重修上生院記

崇勝古寺也在承之西隋開皇十六年初建于甌州号維衛未幾凡與州俱廢至唐初復興歷載三百州縣或降或徙而寺不復毀國初太平興國三年遂賜今額而隸邑籍焉由寺之西序其別院曰上生寔行凝海靜二上人之經始也凝東京人少受具于景德寺西禪院有經綸李通上三百法二教開演既久學徒寢廣應請茲地遂為下方至則視棟宇之摧落風雨無以庇覆乃條其佛事之不如儀者以告于邑人

謀所以新之積勤累勞垂二十年而基太上就既老
且死衆以其事屬于靜又八年乃克成之凡為屋僅
二百楹堂皇階庭門阿環合佛寢僧廬亦既完具又
治鉄為像三十一軀坐立侍衛地有序畜形賦采志
如教相于是緇徒知所以晏息里閭知所以信向或
曰茲吾邑之榮觀不可以無紀也靜乃狀其事因宗
秀師求文以刺于石秀慮士也往來沂魯間尤樂其
土俗以謂承本蘭陵故地多楚漢至賢遺迹是宇也
雖無奇偉絕異之觀而當往來走集之會將勤館人

人此為其歸予雖未嘗過而游之然而望荀卿之舊
邦想二疎之清塵因欲載文其地以寄懷古之思異
日有來觀之當為我留連于茲以訪耆旧之遺說也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濕庭除可以肅賓
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處之壯觀也而為浮屠之
說者則不然曰不閱偉不足以容衆大不盛麗不足
以來信向故惟善經太上增飾穹年而不已而已閱
鹿矣而吳越之俗犹以為未也丹雘金碧斷磬炫煇

至于殫人之才極工之巧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
深郊郭之爽地幽人之所卜智士之所營非為浮屠
者不得而居有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
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有以疾痛苦者必盡其技
而為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針之所加無不如期
而應自郡官至于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
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
患其居宇之湫陋賓至無所容遂闢故址草而新之
又于其旁為閣五間楹楠崇高軒檻虛明經像嚴于

中草石蓄于次齋房客館左右布列藥欄花園前後
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
陰翳雖密迤闐闐而山居巖窰之趣備焉考成之日
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僚燕飲其上且嘉儲峙之美
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紀其事繼而作者貳車
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則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
後三年予自東陽赴亳社憇郡郵故人留止過允之
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清之絕自晉宋
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載于題詠觀夫城邑閭井

皆坦塗平陸蓋與他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
峰回環一水縈帶烟雲掩靄朝暮異狀不離指顧而
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為虛
談也而茲閣又占一郡之勝處高、下、皆有幽致
足為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
夕之求其為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
誇閎麗者立也宜乎微之元忠嘆賞之勤、如此因
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

温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聖人立言垂教皆所以長世而利物也至若道被
幽顯而不遺事見久遠而易信者其惟淳屠氏之法
乎自中國達于蛮夷自郡縣至于鄉聚凡在舍識無
有愚智一聞其說靡不歸誠而信向焉由漢迄今千
有餘歲雖世教有隆替而佛事未嘗廢絕者以其為
道一本于人心人心欲安樂則曰積德重者能享之
人心惡罪苦則曰殖福厚者能去之故塔廟布于四
方像設備于家戶猶以為奉之未至也今夫吳越之
俗以熏修相勝至于傾竭財力而不為勞崇飾土木

而不知止是孰毆之使然耶皆至誠惻怛生于信心
故莫之能禦也先是永嘉郡火始作于民廬延及官
舍遂逮僧寺所謂開元寺者東南之壯觀也一旦煨
烬人用愁戚其欲與造切于已居寺僧擇隨素有行
願知衆人之所欲為也于是盡散私橐以畜修復之
役且謂築室者始乎成復治寺者先乎抗殿乃即故
地規創新宇料工度材初亦無求于外而郡之大姓
聞風響應願心而樂施者不謀而同締太上有日矣
造會擇隨順世其徒曰有英等六輩閱師之難勤齋

志而歿共誓戮力繼成其事指期但办卒亦如師之
素高粹其貲費幾數千萬凡為殿之堂室暨四旁環
屋日游巡者摠三十有一間其崇七尋其深倍之其
廣益深之半中楹塑大像者三左右立像者十妙巖
之相高廣之坐瓔珠之具金采之飾一倣其教之所
述焉既而緇俗競勸合為廊宇房闥者繼踵而畢事
不及三年重門周閣廣居大厦滌然如初而闕侈巨
麗又非疇昔之儼也按寺本東晉郡人李整之所捨
宅也歸佛于大寧之二禩得号于開元二十六年中

廢于昭肅之初復造于宣皇之季火于治平之乙巳
完于熙寧之癸丑六百年間再毀而再復終不可廢
也向非人情之所欲為與僧志之不可奪則渠能集
大緣于一時復已廢之頽址耶夫人情之所欲為功
雖大而易就蓋不强之使然耳下之人能不强人者
其興事也犹若此之速然則為治者亦有不强人之
政乎以之興事而就功况于是其犹反掌歟熙寧十
年三月二十二日

錫山唱和詩石刻記

先公宰無錫日某方在羈貫稍涉人事因得拜接邑
尉竇公揔之特蒙知獎相與抗礼公以文學登雋科
尉大邑先公器其才識期以遠到每賓從賞會莫不
同之或遇忻適則形于扁詠時公春秋方盛未有嗣
子嘗得异夢先公為之諺曰是男子之祥且貴兆也
後十月實生彦法天章先公即以詩慶之有仙果
違生海中平時曾說夢惟熊及駟馬定應高慶閣
五龍從此繼英風之句某親侍左右目覩其事無幾
何薄祐早孤離多難數與公相遇顧愛益親後彦法

擢殊科某叨預考官獲觀奏賦既而復同館閣不替
吾旧猥以父執見推不意二公相繼殂謝再有寢門
之慟前歲小子詔作尉茲邑值公之季子亦領承事
父祖旧繼為同僚累代周旋風義尤篤一日詔于僧
舍得唱和遺篇方且更以石刻縣丞君以為當時事
迹莫若某經見之詳以見書抵俾叙始末某追念曠
昔忽五十年罄後緒言才若俛仰因念昔人有居父
官不敢當旧位坐卧皆易其處前史稱之今丞尉卑
秩而所居又非旧位雖無可避者然而井邑亭舍款

識犹存歲月緬然于泮未泯吏民观者犹有餘思于
孫对之能不感愴某既嘉縣丞君不忘先志又喜詔
繼託末光而某雖未嘗從事于彼然得綴名于後亦
足以慰遠慕之懷茲為願幸也故敢備言之若其諸
公官伐洎題載歲月詔已叙于前茲不復記刊石后
月日具官某謹記

蕪魏公文集卷六十四

蕪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序

補注神農本草摠序

本草後序

本草圖經序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後序

補注神農本草摠序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

錄高平帝記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祿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出于此而英公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淺深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謬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而醫方興焉蓋上世未嘗文字

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為之編錄耳然神農旧經才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撫其餘說差謬表請刻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西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常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

王祐扈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鑄版
模行由此医者用藥遂知遠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
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并面經參比為書稍或增
廣世謂之蜀本草亦今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
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采采廣可謂大
備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講求寔多參校
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願生毆疾之用
嘉祐二年八月有詔曰禹錫等再加校正臣某等亦
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医工原診用藥隨効輒

記遂至增多概見諸書浩博難見雖屢加刪定而去
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常用而太
医未聞向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目其疏摺
更為補注應諸家医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
掇唯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
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叅說藥驗較然可摭者亦
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
以開宝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注杂標間以朱
墨並從白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摭諸書所說無所

刊潤其意義與旧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
白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
易曉也仍每條並以朱書復言亦具其端云臣等謹
按某書云某事其別列條者則解于其末云見某書
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
為次第止書旧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
名曰某人云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
墨之別所謂神本經者以朱字名臣因神農白條而
有增補者以墨字間于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

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臣別錄並以其注
附于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
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旧經未有
者于逐條後開列云右幾種臣等續添凡藥舊分上
中下三品今之續添難于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
次于礬石山薑花次于豆蔻扶移次于水楊之類是
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旧注已曾引按今之所
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附如瓦
芎附于垣衣燕窩附于通草馬蔞附于海藻之類是

是也凡旧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隐居云出于顯慶者曰唐本注出于開宝者曰今注其開宝考批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書別于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常因諸書而未見無所辨證者慮其傳聞非審亦所不載如葫芦巴海帶之類當別為畜經以詳著之旧藥九百八十三種續添八十二種附于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摠新旧一千八十二條皆随類粗粹推以十五九則補注之意可見矣旧

著聞開宝英公陶氏三叙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于首篇臣等所被校正詔書曰神農本草今既成書因以題扁不復加別號云

本草後序

嘉祐二年八月三日詔旨朝廷頒方書委諸郡收掌以備軍民區疾訪聞病下之家难于檢用亦不能脩合未副矜存之意今除在京已係逐年散藥外其三京并諸路自京每年京府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各賜錢二百貫餘州軍監賜錢一百貫委長吏送差官

扁監勒医人体度時令按方合藥候有軍民請領盡
時給付所有神農本農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
及廣濟千金外臺祕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矣
院掌高錫賤方員外郎祕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祕閣
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某同共校正聞奏臣
高錫等尋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兩人同共詳
定某年十月差医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祇應三年
十月臣高錫臣億臣某臣洞入奏本草旧本經注中
載述藥性功狀甚有疎略不備處已將諸家本草及

諸書史中應係談說藥品功狀者採拾補注漸有次
第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草書當時修定注釋本經
外又有諸般藥品繪画成圖及別撰圖經等辨別諸
藥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州縣應
係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予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
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画
備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
蕃夷所產業即令詢問權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
并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回入京人差齋

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証函成本草圖并別撰圖經所
與與今本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擬奏可至
四年九月又准勅差太子中舍陳檢同校正五年八
月補注本草成書先上之補注本草所引書傳內醫
書十六家援擬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
于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
存此

本草圖經叙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

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匠相繼其傳書者
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錄陶隐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
詔近臣總領上匠兼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
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溫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
矣然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贗為難別以
虺狀當藤蕪以薺芫乱人參古人且犹患之况今匠
師所用皆出于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
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
乎昔唐永徽中剛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

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
寶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
有所依拠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祕府亦
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
乎聖君哲輔留意于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
農本草類凡八書光祿卿直祕閣臣禹錫尚書祠部
郎中祕閣校正臣意太常博士集矣授理臣某殿中
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医官秦宗
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注本草成書奏御史

又詔天下郡國園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
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羣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
文字出异手則其体不一今天下所上給事千名其
解說物類皆拠世医之所利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
向非專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
以臣某向嘗刻意此書于是建言奏請俾尚撰述臣
某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
石金土之名草木虫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
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恭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

其荻梗之細大華菜之榮落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旧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乃方書小說以參其本原若陸英為蒟藿花則挾尔雅之訓以言之諸香同樹則用嶺表錄异以証之：類是也出生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于朝鮮今則出于冕白奚毒生于少室今則来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于外夷者則挾今傳聞或用書傳

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于：闕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海行程記為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于遠方莫能形似者但于前條附之若波疏附于枸杞琥珀附于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効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宝之例也自餘書傳所无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旧經不載者

立以類次系于未卷曰本經外類其功用尤著與日
名附近者則次于逐條載之若通草次于木通石蛇
次于石蠚之類是也摠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
將備親覽恭惟 主上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一物
失所則為之惻然且謂札瘥游臻四時代有救卹之
惠無先醫術早歲屢勅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針
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憫黃南方蠱毒之
妖于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缺于
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葯譜之未備園地
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
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于壽康也和氣于
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能通賤預編述仰
奉宸旨深愧寡聞

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序

善為医者察声色經絡視陰陽氣候以知六疾之所
起而致以五辛六苦水火之齊故有通閉解結浣腸
滌胃以生易死之妙孝其術者大抵以農黃岐伯之
經為宗而和扁諸家之說為解漢志所以論著其書

列于藝文者誠以歷古所尚王官之一守不可闕也
由漢迄唐其道寔廣名醫譙述殆百餘家年世浸遠
頤或亡散今之所傳十不存一惟孫思邈備急千金
方者首末粗見特為完書然而公私所藏鮮有善本
簡編倒錯事理不倫肄習之流常以為急 睿孝皇
帝至仁卹物留意醫方以謂毆疹淫救昏札保壽命
躋康寧無先于此道于是詔命儒臣是正墜失臣某
等實被茲遙典領有年竊謂孫氏之書精深博瞻諛
聞淺見誠難究悉乃因廣內秘文及民間衆本道藏
竺典旁篇雜子並用搜訪以資參考得以正其舛互
補其遺佚文之重複者去之事之謬戾者易之期年
切至頤見領畧凡得篇目若干門論若干首方若干
道摠三十卷皆仍其旧體也其間物有多寡权重不
同病有緩急湯丸異者鍊治有生熟之節名號有古
今之殊文字假借之相通篇名前後之雜出每用一
法皆宜徧知雖有旧凡汗漫難悉今撮其綱條傳以
新意別為摠例一篇列于卷首將使披文易曉用葯
靡差濟世便民庶几有助于聖治也蓋是書所載始

歸女而次嬰孺後大夫而終耆耄每叙一疾皆先論
藏府之稟受又辨脈証之盛衰次審砭艾之所宜乃
明藥石之相應至于吐納宣導飲食補養案摩符禁
黃治丹石衆術咸備靡不臻妙所謂兼列氏四種之
技通唐令諸科之學信可與前右經方相為表裏固
非世醫常流所能彷彿也謹按唐史思邈京兆華原
人生于周齊之間而卒于高宗永淳之世蓋不啻百
歲人也少善談老莊兼綜釋典百家之書後隱居太
白山被數詔起固辭祿仕當時知名之士多師事之

盧照隣嘗問名医治疾之道思邈以天人相質之說
為對照隣深加嘆伏為叙其事云道洽古今學通數
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
詰親斯言與其著書則其為人可見矣臣等固陋之
學論次不精仰備卷篇深慚抵牾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五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六

序

華戎魯衛信錄摠序

校風俗通義題序

校淮南子題序

小畜外集序

呂舍人文集序

華戎魯衛信錄摠序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伏惟

念國家奄宅四海方制萬區九夷百蠻罔不率俾蠢
茲獲檢早已面內 章聖皇帝因其長師請和許通
信好歲時問遺寢以訓構 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
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于方冊副在有司其
所以慮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
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電勉期月初見綱領詮次
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于今將明
作書之由故以叙事冠于篇首厥初講和始于結忠
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

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
昔之和戎則有金絮絲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
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
次之以國信 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
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善達故次之以奉使 之
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
險易道路有回遠若非形于績事則方向莫得而辨
也故作駟程地圖前後遣使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
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為信書不

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
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使北信北
書于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著之于後所以著其
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
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
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玉人亦有常矩無敢違
越故以持禮過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
主之歡而贊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
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次之以詔錄又次之以

書儀信幣則有齋捺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賚
所及無不均適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頌恤
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
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馬南北將命
往遠約束細大之務勤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
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于事干大体則有
專使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
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
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陔巡

鋪界濠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以邊防其別則有州郡壁壘之繕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于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為此書本于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寔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号官祿往來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

于後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為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輅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于蕃夷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馬臣竊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記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卑詞遜禮以誘其衷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

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蓋恃一時之安而不畜
經久之利故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乃
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
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
草自契書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

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
取侮遂案圉籍揭為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
有忿鴛悍黠之虜欲啓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
然舉遼朔之衆惟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

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
往之運狃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
街質館行可致其停入矣今姑撮其大概副聖辰經
遠之慮摠二百卷：有榘醴則釐為上中下謹條事
目具于左方次年編類成書先具目錄進呈六年六
月五日蒙降宸筆賜名華戎魯衛信錄

校風俗通義題序

臣所校定風俗通義崇文先闕本臣以私本因官書
校定凡十卷謹次第錄謹案花擘後漢書

遠汝南二頓人歷太山太守後為袁紹軍謀校尉卒
于鄴撰風俗通以物類名号釋時俗嫌疑文雖不
典後世服其洽聞然傳不記其篇卷惟梁錄載風俗
通義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三十二卷錄一卷唐志
亦云三十卷而臣某所傳才十卷初疑闕其下篇歷
代諸儒著書引據最多而無若庾仲容子抄馬總意
林載之略備今以其書較之乃篇次不倫狀子抄但
著卷第凡三十一而不記篇名意林則存篇名而無
卷第今校其文意粗可見者獨皇霸一篇同為第一

其正失第二子抄云第六僖禮三子抄云第八過譽
回子抄云第七十反五子抄云第九聲音六子抄云
十三窮通七子抄云十五祀典八子抄云二十神怪
九子抄云三十一山津十子抄云二十四又意林以
祀典篇為儀禮其餘篇名可見者曰心政曰古制曰
陰教曰辨惑曰柝當曰怒度曰嘉號曰徽稱曰情遇
曰姓氏曰諱篇曰釋忌曰輯事曰服妖曰喪祭曰宮
室曰市井曰數紀曰新秦曰獄法其書並止而第八
并篇名亦止又案意林于柝當篇載目錄云太山太

守臣劾再拜上書曰秦皇焚書坑儒六藝缺亡高祖受命四海又安往、于僻柱石室之中得其遺文竹朽帛裂殘缺不備至國家行事俗間流語莫能原察故三代遺輜軒使者經絕域採方言令人君不出戶牖而知異俗之語耳此其自叙如此勢當在卷首或卷末今乃云第十以此又知庾馬所載篇第未必當狀故不復更改謹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校淮南子題序

謹案班固前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卷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書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萬餘言中篇者劉向傳所謂鴻寶范秘是也與外書今並忘內書則鴻烈文是也執文志謂之內篇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法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白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未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 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

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為上下以此為異崇
文摠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
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叙題卷仍各不
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于間詁上云高氏或
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篇為第七或
以精神篇為第十八差參不齊非復昔時之体臣某
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
之語其間奇字並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
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為舟以楸為楸以而為如以怙

為悞如此非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摠目之說互相
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案
高氏叙典農中郎將卞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
補是今所闕八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
但載淮南本書仍于篇下題曰注今今止許注仍不
叙錄並以黃帝繕寫藏之館閣

小畜外集序

或謂言不若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
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

無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
述志必資于言較于事為其實一也自昔能言之類
世不乏矣若以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說論見信
于時主遺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
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
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
文簡公為唱酬之友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荐
其文章 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召試中書宸筆賜
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奏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

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
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
遍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膝前顧謂宰相曰王某
一朝名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
已之主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
無不為入則以告 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
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鋒氣
高邁直躬行已不為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戒
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已三坐左官皆以直道

因作三都賦以見志有不屈于道百諫何虧之句此
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
艾公援漢文君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
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
省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
已先稍贖尸素之罪 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虜
好教繼遷為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
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逸奔以清士流澄汰僧尼
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推天官洪範以

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禪朝論未幾臨演講和平夏
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
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誥
深純得裁成制置之体冊命蒞重兼典謨訓誥之文
端拱箴切廟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
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
聖代論議書叙理極精微詩詠贊誦義專比興雖在
燕閑或惟憂患凡有論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
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

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
于當時也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
郎卒不得究其懷緼此所以歎而為文章著見于後
者也公之止也天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
嘉言擢祥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
祿其親曾孫芳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 仁
宗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
尤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令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
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減

孫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槁晚年手自編綴集
為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
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
史關文一卷並行于世而遺編墜簡尚多散落集賢
君購尋哀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目
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嘗學旧史
前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諸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
未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于鄙俚國初屢有
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

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浮偽去陳言作
而述之一變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孝聖人之由言藩
墻而踐突奧繫公為之司馬也集美君力學名家克
大門伐振其絕業傳于無穹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
美也不其題歟

呂舍人文集叙

仁宗皇帝一朝文章人物之盛跨越前代天聖初故
相鄭國宋公洎仲氏尚書景文公同時擢甲科景祐
中故叅知政事歐陽文忠公由銓選涉文館閱旬歲

而歷兩二禁登二府號令風采恂然動天下豪英間
出相繼進用方是時承平百年禮樂興起史書佚史
靡不蒐輯鴻筆大手輒獻所長上之朝廷詔誥詞命
典與謀相高下之臺閣論議章奏有忠嘉之美至于
一篇一詠尺牘片札朝梁翰墨夕過家戶彬々然文
雅之風成于上而浹于下矣于時故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知穎州呂公綰并起遠方邑尉入為編修唐書
上才覽觀前王以李朝白史叅錯不倫思欲刊正為
一代信書預筆削之任者皆一時高選而文忠景文

二公實專典領積十七年而書成前後官屬更十餘
人或徙或遷出處不常惟縉紳與尚書范公景仁內
閣宋公次道自歿凡訖于絕筆又集天下碑刻類為
唐文傳信考歷代氏族志為古今系表二書獨出
縉紳一手可謂勤且博矣縉紳在朝最久雖兼領他
司而未嘗離史事沈酣簡牘撰著尤多其或頌聖歌
功賡唱迭和公卿倩代二府簡討涵濡應荅殆無虛
日及典誥命屬覃慶霑恩文書沓委占吏起草不少
稽停未幾議修仁宗英宗正史朝論莫先縉紳

者乃以積塵致疾疲于鈇摘懇求開職以就頤養朝
廷惜其遠出詔以本職出守渝年終汝陰卒不得繼
馬班之業述黃虞之典士大夫所以惋惜不已豈特
歎周南之留滯也縉紳名夏卿生十歲知書日領數
千言紙援筆便成章句大父侍御公謂先德廣文
先生曰此兒不假磨琢自成美器始冠游京師舉進
士秋賦不捷時我先人在朝得其試藁示同列曰安
有文章如此而不為時用者及其去也以詩勉之慶
曆初再舉鄉書貢籍皆在上選既而擢第調端州高

要縣尉丁文簡公與景文公聯章荐入書府歷秘書
著作丞直秘閣外臺郎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嗚呼天
不畀壽撒瑟之日年終五十有五平生所負經濟之
緼未得悉施于時獨有文字載之冊書播傳人口不
朽之事其在茲乎嗣子極善守世學忠哀舊稿以類
詮次合為摠集求予文以冠于篇予與縉叔家則同
里家則同術仕則同年入朝同踐書館聲氣相與蓋
有年矣宿草之恨未嘗忘之覽其遺編固多平日所
見及嘗同議論者待不復孰而後見其所存也縉叔

少通經術長而立志史學仕宦三紀始卒史官故其
立言創志意深微婉約不戾經傳之旨詩則至于諷
諭文則善于叙事贊頌本于導揚美實書奏謹于推
明治理大抵獨得胸襟自成機杼辭雖精奧而不取
奇僻理雖切著而不事抑揚嘉祐上書謂天下之亂
常生宛然無事時救失在于及時宿衛杂出民間而
侍護禁掖宜取編戶倣古虎士衛士之制坐食營壘
之兵本非土著難以應敵不若漸更復府衛以重根
本其愛君憂國之慮遠矣論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

藩辟命終躬不仕宜列隱逸闕立德王璵由執術躡
取高年位宜附方技其表善奸抑之意切矣文宗紀
及宗室宰相孝友藩鎮夷狄送臣傳諸十九贊序明
識獨見勸懲之意深矣刘知几有云文之與史其流
一焉觀縉叔所叙汪洋闕衍體制不一然博學多聞
拾遺補藝發幽隱孰是否使讀之者知善惡之所歸
其三長之最欵凡卷第古律詩十二雜文議論贊記
八表書啟序三祭文碑誌行狀七制誥十摠五十卷
紹聖元年二月十五日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序

送郭京評事序

送范龍園赴延安序

送楊該下第序

東山長老語錄序

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明義大師集菩薩戒羯磨文序

送郭京評事序

康定二年春西寇犯渭城涇原守以聞天子聞然念
邊民之數被其患思謀永逸之計乃更命近臣往督
師律元戎偏帥奔走率職因解其勤居無幾何又詔
吳興守滕公為刑曹副郎直集賢書殿往鎮涇陽維
是涇原諸軍皆隸焉滕公奉命馳至闕下進見之際
荷聖主知遇之厚思得奇瑋魁梧之人以助軍旅之
畫乃言處士郭君于上曰斯人博學而多謀重義而
輕利一舉進士不上第而退居九華蓋三十年遂止
仕進心若擢居戎幕必能出奇吐謀以贊帷幄之論

曰是嘗一二臣為吾言之者行用之矣即日制誥池
陽郡守給裝錢起生傳赴京師至則持旨賜廷對口
陳兵家成敗之策邊徼之利害攻成之得失諸臣所
未能言者悉為之對不可皆合當世之務天子悅
之乃以廷尉平命生往叅謀陝西軍事于是公卿相
贊于朝廷士相慶于閭巷以謂天子用處士矣自茲
下情得以上通矣主恩得以下逮矣草澤之矣者得
以自進而議時政矣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
謂生日天子所以擢滕公也所以薦先生于天子

而幸用之而未聞先生以論報主恩感遇已知之意
先生曰吁是言也于我何有哉夫滕公自尚書散郎
陞名曹直書殿職由刺中州而任方鎮要衝兵屯之
地直匈奴之空道國家倚之猶藩屏焉寵遷之若是
豈天子私其人而授之耶蓋知其才之可任而效之
可責耳天子用公之言而吾自布衣名見不由覆試
而授官蓋國家擇人而委任耳豈私于我一布衣哉
彼既不以私而荐任我豈可以私而言報耶雖然固
當早夜思之籌慮幅憶期績用之可成焉某時聞生

之言而內喜且言曰是幸也可謂上下俱適其道耶
誠使朝廷為官用人推擇信任皆若是之萬則何云
上有曠官而下有遺才乎使當時公卿百吏修職奉
上皆君滕公之感遇主知郭生之盡心公家則何云
政事隳墮國聽壅塞耶上舉之若彼之得下行之如
此之善予將見俘匈奴渠于藁街旋凱歌于京城休戈
息兵極人罷勞其斯舉矣不曰美哉生之行也士大
夫多以言贈予独并叙其所嘗道者以為其規

送施龍圖赴延安序

自陝以西釐其州郡為四道以建帥府而延安持據
其要隘日者興師被邊又嘗節制四府故其軍政雄
重不與他鎮侔推轂之任者非有文武經緯之才
莫得以處之自夏戎款歸兵實內郡是四帥者各治
一道不復相權然延安之守尤重于他鎮蓋其封境
與番戎交錯外距虜巢弗十數郵每羗人來請皆先
出于是由帥府覈其事之當否而拒納之方用兵時
內謹戰備講肄師旅正合奇勝以誅弗順勢甚易也
今朝廷方以德綏諸戎不欲生事疆外羈縻之策專

責方任急之則托辭以生釁弛之則乘間以為患則
夫措置威懷在視其微一失所御奸蒙滋啓是安平
之守不亦難于禦侮之將乎皇祐壬辰六月天子用
前帥為樞貳于城之寄

太上
御名

于後選乃以內閣施公

頃者更使三邊又嘗以秉安化之鉞皆有能績聲重
關內俾涖厥政愈日宜之仍受櫜戟往護諸將復增
美秩以寬其行制下之日士大夫咸以謂邊藩得人
西顧益無虞矣先是朝廷進拜公卿歷遜于衆多由
閭闔之任上意若曰疆隅既寧人復忘戰且慮夫左

右之臣恬于文鋒而急于武律也是以詳試其能先
觀之以軍旅之事而後付之政柄欲其勞于外而不
廢于內也故公之是行雖抗章懇辭卒不獲請茲所
以見朝廷之于公將有意大任乎惟公莊重清方剛
毅不撓其臨郡也寬簡而果于斷其刺部也精敏而
濟以和觀是二者可謂周通之賢矣夫以周通之賢
加之已試之效握節大府坐制一方寓令以治軍師
持重以綏疆虜所務遠略不徼奇功守于平安在公
不為艰矣一日上思旧勲使者特急宣召登公輔摠

衆職撫四夷蓋練達已稔聲名暴聞不時日而功業
成于時士大夫又可以慶廟堂之得人也

送楊該下第序

取士之柄不專于有司舊矣今天下之為士而進取
者以萬計為有司者既不得素專其任而與察其能
否也一旦當大比間則雜選羣至有司持尺度糊其
名以較其一日之菽苟用其言合規矩無甚高論者
謂之中程乃由以充選焉雖其素所弗能有司豈得
而知之耶士或恃卓越之才不能委曲以尽一日之

試小有疵累則以尺度去之是昔之所恃者有司亦
不得而采之也夫有司所恃取士之柄不專若是將
以罄天下之真儒寔廉而舉之不亦戾乎雖然任其
責者豈不欲進賢者而退不能者耶而所取者非必
盡賢所去者非必盡不能何耶拘于尺度而不得素
專其任以與察其能否之謂也夫璫璣瑩環世皆知
其為難得之貨非砥石瓦礫比也及混而置之使皆
能知其為宝者辨而異之則真偽幾判焉雖甚疵累
不足為累也異于是者必求其渾然無瑕慝乃以為

真如此物之果真者鮮不素矣又不幸而以璫璣為
瓦石者有之矣幸而以瓦石為璫璣者有之矣彼物
之精猶瑩然易別也而人之所取者猶若此之患况
乎英豪斯弛之士雜然並進有司不知有素之能否
其所舉者特一日之甄又求其渾然無累則進退之
間豈無幸不幸乎得明有司焉則于斯亦可幾夫不
失人矣故今士之于進取也不以得失屬于有司蓋
知其得失者係夫幸不幸若然可謂志于道而能自
信乎吾友楊君唐彥邕非斯人之徒歟唐彥前此嘗

嘗舉進士于開封矣是歲四方之士畢集京師其多
不與常比朝廷遂擢有司尤艱其人今紫微吳公寔
任其柄焉而唐彥與丹陽邵興宗程文初中高第以
疵累不合程式有司用制格不得留又懼後之弗知
者以謂不盡才也于是首署二君名揭于道曰試考
皆第一以聲病不預奏名方是時試于公所者幾數
千人仰公之鑒裁若龜鑑焉以謂籍未上而是二人
者首被優異雖名不在選中而衆皆以為必天下之
士也其後興宗應詔科舉奉廷對又言邊兵得失擢

居西州幕非所謂天下之士乎而唐彥再舉進士復
不預名當時之知者往為之傷惜以為有司之失
人唐彥處之獨恬然無芥蒂之意復謂人曰我之不
逮邪有司豈不明邪不然則吾時之未至也我將泛
舟而東遊于吳會以就間燕而博勵吾志俟吾
時豈當戚于一得失哉士于是益知唐彥為志于
道而自信者也吳公昔為明有司而善鑒裁者也而
方今取士之制拘以聲病非為能得人也後之為有
司者不必為不失賢也

東山長老語錄序

宣城太守史館刁公景純始闢東山寶惠佛寺為禪
居疏召海惠師居實以主之徇衆欲也師東陽右姓
雙林淨徒少遊諸方徧叅知識最後得法于瑯琊惠
覺禪師世所謂臨濟宗門而南院後裔者師其流也
自涖叢林宣揚佛道一音既演四衆畢臻靈谷洪鍾
有求斯應量根器之深淺隨機緣而引導晨咨夕叩
虛往寔歸如是累年大振宗旨雖道本無躰非文字
談說之可明而人亦有言故應對酬酢之不一于是

有非堂答問洎入郡揭榜等語錄三卷傳焉其說曰
庶品萬形同出一性無古今遠近之別無高下細大
之殊達其指歸則六內合外不離乎方寸局于形器
則一念起滅已隔于多生至人冥觀動與理會以為
獨善不若利人以心傳心其來有後之學者返本
循元一悟真空無復餘事如深夜出曉迷途得歸非
前欲默安可此無量善知識所以祖述于玄綱而大
資政南陽公所以不荅荅于言說也公以文章器業
翊亮三朝入輔出藩自蜀移越每經綸制置之暇

教條宣布之餘游心定慧之門得意言象之表于是
禪流輻輳爭望門庭迅機電激動形篇什其在劍南
則有與峨眉中白洎郡僚府佐往復抑揚及拈提古
語別為兩集其在鎮東則有與法雲重喜唱和雜述
幕府記錄饒于豐碑秀句英辭播在人口叢林駕說
之藪不愧于昔賢宰官倡導之風復見于今日某忝
隣封境稔熟傳聞限有帶水之遙未由丈席之侍蒙
寄槁本實會初心未幾令姪先輩東來見過因語及
此且曰向之兩集有蜀州吳醇史君秘閣文可與作

序印行令茲唱和石刻之外復盈緗帙亦將鐫版見
屬冠篇某游公之藩蓋有年矣聆師之譽固無間然
不見異人既得書而啟發以為作者宜序事以著明
大凡偈頌廣載摠若干首其餘覲見高談隨機縱辯
不立于文字者則不在焉昔莊生之得惠施喜有忘
言之對謝安之與支遁將期塵外之狎賢德相值今
古同風况公夙殖德基明見佛性入游戲三昧超圓
頂一來闢稽山之道場付慧炤之適齋彼上人者難
為酌對得大檀越共為証明異時揮塵之間皆契投

針之妙人境不奪炤用同時賓主歷然言語道斷自
非涉異境自是已家逍遙以遊造次于是其于道也
不亦廣矣其于言也豈可已乎門人某等以予于景
純有心炤世交之契于實師為道存目擊之知遠詣
京師見求序述予以謂宣城山水之郡古今故實之
傳矣守高人往：相值昔唐相裴守休為廉察嘗致
黃蘗運公于開元道場以談性理故有傳心法要休
自序之今景純作鎮又為實師崇建法席以唱宗風
復有茲錄見屬鄙文予心師有年闢道未達披文游

目茲見辨才之不窮覽今懷昔良嘉名德之相遇姑
用讀讚嘆思有激揚夫至理玄微見于言者已為粗
迨一時對問序其事者豈盡端倪兩皆虛談斯亦矣
用然而空有五見語嘿對持非因事而顯發孰見道
之著明厠足致泉無用所以為用因蹄得免忘言而
後可言強為標題已慚聲綴默識之士願姑妄聽焉

趙大資與法雲長老唱和集序

見聞覺知出乎性哉而達識之士以之明本心動靜
語默出乎情哉而知言之人以之觀要道自竺乾調

御洎諸方導師接物應機當人答問標揭新理既有
會元敷暢微辭遂成章句或一字至于七字以有言
對於無言指事明心莫辨乎此救仲尼目擊于伯雪
淨口杜名于文殊形雖淵渟聲已雷震給孤四句之
偈等善法百千之妙頌礼有未盡言豈憚繁大用現
高蹈于佛祖孰能探顯于淵源三復牽珠粗見抽緒
所期真友知覺路之司南聊書卷端為宝月之標指
云尔

明義大師集菩薩戒羯磨文叙

緜經証義明義大師清行既修正親行遂杜門輦寺
依古懺式建立道場晨夕加持歷十餘年未嘗一日
廢也薰修之外嘗閱藏典至菩薩戒案其科條疑有
差舛三復尋緜得其中文害于義者數事焉大概以
戒有大小乘之別而行持之大有頓漸之異據其宗
旨皆先佛所記不離于藏教也行法經云古文惟請
五師而今文所引普矣觀經啟請六師藏典不載瑜
伽大論本無次序而今羯磨文依次受戒又唱相結
界有内外之限受戒和合失先後之旨是皆小乘一

根之前特不可與上几解悟之人同日道也其所以
混淆參錯若是非作者本意由末學傳授引據非當
故失其歸趣耳衍既 义刊削捨其細而從其大復
集諸經律以訂正其非謬將令學者開卷披文反本
尋思志見端緒譬夫觀水于海寧傾于蹄涔逢歲有
秋矣資于蚊粒宜乎大善知識留心而不已也一日
持書相見示屬叙事予嘗謂為佛者始于戒而成于
息戒者所以持已實萬行之本也蓋能持已者外物
無以撓其中而純明由是生焉然後遠覽廣炤拔昏
極迷濟物而不倦此佛之序也今術之精進如是吾
知其非僻不可入于胸次也讀書求義而能正數百
年之舛訛非純明之效歟不獨明已又將利于人使
修習之後策入三聚弄凡超聖共証無生之理蓋迦
文之所存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七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書

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

代提刑王綽上宰相

謝太傅杜相公

上中丞諫議

上時相

代人上樞密龐太尉

與劉原父

卷六十八

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

某伏蒙宥示。新著南唐史稿。玩讀累日。深服才致之敏。雖未獲編覽全帙。然用數篇。可以見作者之新意也。觀其彙凡起例。可記該洽。固非小見淺聞之所能造詣。竊于其間。有一二事可疑者。敢輒條問。不知足下以為如何也。仲尼曰必也。正名是古人之凡有所為。必當先正其名。况在史志之作為後世信書。豈不先務其名之正乎。今足下題三主事。跡曰南唐書某主載記者。得非以李氏割據江表。列于偽閏。非有天下者。故以載記代紀之名乎。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而系以歲月。而屬于時君。乃春秋編年之例也。史遷始變編年為本紀。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未嘗有天下。而著于本紀。班固而下。其書或稱帝紀。言帝所以異于諸侯也。故非有天下者。不得而列焉。而范曄又有皇后紀。以繼帝紀之末。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也。或者謂程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而著于傳。是又非可為法者也。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記。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愚以

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于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若曰吳蜀不稟魏正各擅制度則其書自稱紀無害史例也或者又謂仲尼作春秋不曰周史而曰魯史不稱天王之元年而稱魯公之元年則吳蜀傳不系于魏史而自稱其年紀于義無異予曰仲尼所作者魯史耳故稱其國君之元猶書曰王正月言王者之正諸侯之所當稟奉而行稱魯公之元者是別其為一國之書也又若隋已受周禪最

後代陳并其國地唐姚璩撰陳書亦稱紀李延壽作南北史二國之君有閏有正亦各稱紀而古人未有非之者所謂載記者別載列國之事兼其國君臣而言有正史則可用為例故東觀記著公孫述等述謂之載記而晉書又有十六國載記蓋用其法也足下必以南唐為閏位自當著五代書後列云李某載記可矣今日南唐書載記似非所安也又有國家設官分職因革不同五帝之前有雲紀鳥紀之類商周而後名稱益廣尚書之周官周禮三百六十官左氏記

郊子之言述之詳矣班固始作公卿表歷代各有職
官志皆所以見异代更改沿襲之源流來者安得易
而同之乎今足下書有兼納言視秩三司之類且季
氏稱僭不聞有是也官得非足下以兼侍中與儀同
三司為近倍而易以此語乎是不然也若官稱之可
易則仲尼序書當一概以唐虞之官目之矣而旅獒
曰太保作旅獒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君牙曰君
牙為大司徒景命曰伯景為太僕正者盡取當時之
官名以紀其行事也左邱明作傳列國之官稱亦未

更之者如楚之令尹宋之司城晉之三軍大夫如此
之比非可悉數足以為後世約史之法也又詔令者
古左史所記王者之言發而為號令其美惡系時之
治亂使後世有所觀法焉今足下所載李氏詔令皆
非當時之言益出于足下藻潤之辭美則美矣其可
為史法乎夫載言之美莫過尚書虞夏之際其辭訥
而典商周之後其辭華而悉必若王言之可改則仲
尼刪書當使誥誓之文與典謨一躰其所以存而不
易者欲見異代文章之盛也故楊子得以稱之曰虞

夏之書渾、爾商書灑、爾周書噩、爾自漢而下
左右史為一職載述者兼言與事而書之而太史公
班固諸史所記制誥文牘類皆不同盡當時之言也
蓋下筆擇其善者則備載之其不足存者則畧其意
而書之若以李氏章草創典章不備文獻不足則其
命令之文亦可記其大旨而已不必釐改其辭也某
學無師法未嘗為史但參之以經訓驗之以前書所
見如是非敢以為得也蒙足下不相外乃敢發其所
疑者亦幾乎因事述意求益于識者耳可採可擯毋

惜開論

代提刑王綽上宰相

朝廷不用武凡四十年一旦西羌負固從中命將率
師致討間者帥臣數不料敵犬戎伺間敢窺邊郡我
師至于挫銳雖謀臣議士交陳攻取之計而曠日持
久未聞決勝之畫夫以朝廷之威天下之大兵革非
不堅也軍旅非不衆也將帥非不擇也然以守則不
固以戰則不克其故何哉得非以承平日久兵頓卒
罷邊警遽聞未遑講閱而使之禦戎對敵非百勝百

全之道也故選監跳踉得以假息又而荏苒朵党乘
隙而起嘯聚數放為鄉民患亦既翦治除滅俘搜絕
至尚以道路遮避桴鼓未息勵兵訓卒大為之防郡
國武備不為不舉矣其于師律禁令之間猶或未行
故某得以摺撫餘論而詳言之伏見去歲倫賊狂獩
尋即成禽其所經州縣巡檢使臣縣尉以遷悞黜去
者凡數十人相次詔書遙除新吏大抵人自激昂監
視前覆期立來效懲一勸百此為信然某竊体當諸
軍兵士以久不練習戎戰類多罷軟驕惰之輩近來

雖有訓練之程而未聞習服之效伍符尺籍之禁既
約束之不行鼓旂耳目之令亦進退之亡節若即加

督責稍或勞苦往

羣輩相語

御名

誹謗辭出怨言

以動搖衆心前日倫寇之患是也其統領官屬以此
多卹物議專務姑息故其驕惰之性迄未悛革驅而
進戰至有臨敵而解盤中軍金鼓之指若斯之比皆
和輯不至約束不嚴之過也兵法曰卒不可用是以
其將予敵也又曰卒不習勤百以當一習而用之一
以當百是以古之善用兵者于平居無事之日先示

之以息信威令士已親附畏稟然後交兵合刃之際
行令立法人服而衆信我之所指必從而死我之所
麾必從而移戰攻必取此其道焉凡令之為將帥者
既不得素拊循其士卒而又統領之間禁令不專勢
不能尽其死力姑藉朝廷厚賞以懷之每一經戰地
小有俘獲皆厚賜給若從而散敗朝廷既行責帥之
罰其卒伍或不問罪至如往歲閩外之戰屢失將臣
前年京東西羣寇亦曾殺陷使臣縣尉初亦下令捕
戮既而虞其竄伏為患遂命招集一切原宥止于配

移下軍耳目自此戰士見上林寬大但有邀賞之心
而忘用命之志孫武有言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
必取又曰愛之而不能使厚之而不能令亂而不能
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某以謂國家刑賞之柄律令
具載夫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將帥之刑也臨敵
而先退背軍而退走主將亡鼓旗節鉞者皆斬此部
曲之刑也近者邊疆將臣已得專行師律若巡檢縣
尉不可便令執誅賞之政其所統之衆亦在朝廷為
立條禁申嚴號令必使畏威稟命而後趣其進戰責

其成功可也某之愚慮欲乞朝廷降指揮舉行軍法
應令後巡檢縣尉遇賊出戰之士時其兵士弓手若
有不稟號令及臨陣退走因而亡陷將領者並當以
軍法從事仍遍告州縣使衆共知有此條約則統御
之際可齊其士心然予奪之間亦系乎朝旨行師之
衆此為先急閣下盍因論道之隙一為開陳使愚慮
得行則軍旅之下皆知典憲接戰之時不復敢有逗
撓戢兵禁暴此亦一端願賜詳擇某資材不厚委寄
甚隆朝夕省思嘗惧職業不修上累吾君吾相之責

任倘有所聞豈得緘默伏唯閣下富強綸之才處機
衡之任巨賢當國四海向風誠願采擇狂愚納用策
應則折衝厭難勝于形彼羌戎豪酋將請命之不暇
尚何有侵軼之為虞乎事寔言直况瀆鈞聽某無任
悚懼激切之至

謝太傅杜相公

某之從事于南都也伏值相公以功成引年退居民
里朝廷之優寵天下之瞻仰茲固崇絕于一時而士
大夫望其藩牆希一顧之遇者豈容易哉眇尔小子

幸得效官府下時隨衆僚進見風采奉承餘論不見
疏棄已為榮矣一日相公呼坐與語因論文字且索
鄙作乃蒙以文學見稱他日又承誨曰吾常見世之
學文者為吏而或不事言吏政者又有脫略細故
而不為文頃聞吾子之當官嚴上恭下不失中道辨
論公事不憚勞力能爾可謂善政事矣某既承是言
竊退而念之夫相公之所謂文學者經綸王道表裏
聖美言辭可以繼典墳之美論議可以明當世之務
是豈章句之言誦數之說足稱于其前乎相公所謂

政事者經紀朝章措置邦休發一言則號令于天下
舉一事則惠澤于生民是豈規然謹詔條奉長上
者足語于前乎然令猥見稱道者此特大賢君子好
善忘勢不以己之才高道尊而忽人之善小小能故
及于斯言而某亦未敢私之以為恩也如是益久而
相公獎進之意益加于前或贊之于當塗或譽之于
仕進作為文章乃使之評視奏章疏牒又使之執筆
間旬月不及門則恨相見之疏隔每見之必推古人
之所為相期于久遠勉乎其言之彌勤愉乎其

意之弥親某于是又自念曰夫以相公之道德名位
豈有待于一後進生而過相稱譽哉然而垂意若是
者是必其中有可取而云尔也顧某之所有何足副
其所稱耶雖然不得不謂之知己者也某嘗謂知人
聖哲以為難向非視其行執之可嘉而察其捨履之
能固彼大賢君子孰肯徒然許之于心而譽之于口
也然其所以受知于人也者亦不得為易何哉士嘗
患無知己既有知己矣則于其稱道也且厚而其責
望也亦深彼以文學見知也後將責以文學之用于

時矣一不至焉足為知己者累也彼以政事見知也
後將責以政事之效于時矣一不至焉足為知己者
累也得審己之道與彼言之相當然後可以無慚
自視或餒焉當彼之厚望而質然無愧者彼將以何
人見待乎某是以每一丞相公之言未嘗不退而自
省所趨向與所作為惧有不至必將以聖人之法言
為規準勉焉以不戾于道為至也如是者非唯力
儒行已其義當尔亦將求免為無聞之人庶幾不負
知己者之責望也近者官滿獲代迫于從調不得留

侍杖履違去門下忽復一月言念息紀無有涯量中心之懇固非筆墨所能究恚然而相公之期某也甚遠而某之思報德門下寧當如常人之用心故于書尺之間不復以屑、小禮為務今偶使人行敢布腹心之萬一庶乎相公察其感知已之心不為淺也衣戀門館下情無任

上中丞諫議

某向以備某府之僚吏司縣邑之政令伏江干而望門庭者凡几年矣私自為計進不能奮起卓絕之技

以收顯名退不能累異績立奇效以躡榮任徒取絕于知己之門以不得見役為恨近者將外臺之命獲至于都門以寅緣素旧始一拜堂下未逮從容而迫于簡書不得再見風采少叙息、中心尚有所願達者蓄之滋久將默而不陳是重恐慄而忘厚德也將輸而布之是率尔而瀆于尊嚴也與其默而有忘德之罪孰若輸而受瀆尊之誚與其退而有自絕之悔孰若進而就妄言之責執事其亦察而憐之使得恚其愚慮幸甚某竊念昔之未仕也家君與執事有同

朝之好故某得日趨侍于前居則聆執事之法言行則觀執事之儀範如是者有年矣執事於其所為不見謂不可及其舉于有司也其予奪柄則執事操之程其言不以後于衆是執事之于某也愛亦甚矣息亦厚矣某固已銘之中心誓之旦暮期于後日有以報見异之重矣今者道途趨走進退皇、然而無所適愼默歸其旧局事卑冗之役趣期會之務其所以戚、焉者非敢憚煩辭賤而云然也且金陵大邦江寧為剝邑以某臨之實非其任雖然亦未嘗以不肖

肖而不盡其心為之謹疆場之政則明其比詳簡其迫昏為之辨閭里之訟則拔其豪猾安其罷軟除敝起廢足以舒氓藉之艱懲煩禁慝足以清貪暴之源有所不及未嘗捨也揣分摩已豈當過有所求今猶有所未釋者蓋夙昔之願未遂為愆耳念某生而承父師之訓以簡編自娛故嘗得幸于逸擢力有所困終委下流至于今無以自奮束于簿書窘于刀筆不得卒素成美名上累明哲之知為恨已甚矣以是鬱、而不能止也非憚煩辭賤而云然也其欲勢諸卿

以求息肩之便耶惟是筋力之疲曾未暇進退尚安飾語言以附會志意乘人顏色以求賞愛哉其欲靜而須命耶則其蓄藏之未大名譽之未光恐遂泊没于泥塗而不能成就其志願怵惕永慮未知所安非持而叩執事者殆無以起之何也執事以文雅偉量服海內以說言碩德輔天子祿一人天下莫不以為當達一善天下莫不以為然至于樂育英才教誨不倦固常以此自任矣某故曰非持而叩于執事則無以起之若某之所為執事既已發而始之矣僥幸而而終其賜不屑教誨開導誘進使得獲就執業則某雖不佞猶能竭夙昔之愚志勉前修之徽猷毋以固陋自弃毋以卑賤自放不為詭激之行以希當世之名不踐苟容之利以違一切之難讀書為文期適于中道而後已斯某之所以自為也碩持其所自為勉而徇其所見取則又以為非獨亡悔而已亦將庶幾晞大明之末光照江海之餘潤由此而始矣不知執事所以愛之者將何如耳仰于台嚴 卑情無任

上時相

八月日承奉郎守大理寺丞蘇某惶恐百拜頓首上書摯文于昭文相公閣下某竊聞天下安注意于相天下危注意于將天子之事也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宰相之事也天子任宰相也治百官上下交相得然後百官熙而萬事理古所以臻夫至治之極者以此其原欤方今天下治定玉津流洽聖主淵默于岩廊之上萬微之政仰成于丞輔以相公富經邦緯俗之才世載勲烈為士民之所瞻仰爰

立作相俾入本朝紀年之間三秉大政再冠鈞軸此誠天下安而天子注意之時也自朝廷之百官下逮于州邑邊圉之吏量能隨器皆得其用居臺閣者謀謀于內外職守者幹裕于外事之細大靡有遺諠此誠矣相在位而卿大夫得任其職之效于斯之時天下之士負道執者思發其志業以效于治懷勇略者願竭其智力而施于用羣輩率籲衆還而前以晞光榮蓋無虛日矧若某者有志于斯道日為久矣然而以材質駕下不能自奮以趨時汨沒下吏逮十餘年

唯其榮進之階非改望之可及也向者朝廷用禁林之奏以先君子嘗由文章顯于時謂小子某能克其家而世于學故委之有司俾覆實以視其能否某重惟朝廷進人之路莫尚于文學之選其所以甄待之異者非特貴其菽能而已必也觀乎趣于道非特取其言詞而已必也要其有所用顧某之朴學鄙文誠無以稱明詔既來采之實因念昔者承父師之訓以謂文以表其志孝者先所行首遭時遇知奮發蘊慮見于事業不為難耳幸今朝廷推恩記其姓名不能

策勵以成雅志斯亦為學者之所恥也茲者獲罷外官聽命闕下伏遇相公當國任政方且慎擇人才責成衆賤而某之所享專在文字輒敢哀采旧著離為五軸恭贊庭下蕪累之作固不足以紆台衡之鑒抑用古之將意見誠之意以章予物也伏唯几務之暇少賜扁目或謂其志意之有守而怜其為先大夫之後而未有可成特鈞化工振起滯跡銷非璞使成器育陵莪為良材則某雖愚豈忘樹立倘其展四体之效以立于軍師使百姓加勇焉此誠非所長也若其

相公以治平之旦務在奉行政事茲揮典章俾之細
次前聞論議當世雖曰未學尚可勉而任職載述聖
主美相之功德使與謨訓均美此其志也干冒鈞
聽

代人上樞密庵太尉

某聞崔祐甫之相唐也在任方逾歲而除吏凡八百
員其間多舉用親識故人當時寒滯進擢略盡德宗
初亦以為言且問其故祐甫對以為荐延士類須諸
其行實非涉曩旧何緣而知其能否仲尼云奪尔所

所知正謂是尔以茲衆論伏其知言天下稱為美相
書美竹帛光華至今何其盛也某竊卷至于此未嘗
不重複嘆咏想見其風采耳念生不逢若斯人之推
拔使沉滯之跡何階可望進豈賦命奇蹇之使然耶
抑遭美遇知自有其時乎某持是說久之未有際遇
今將直貢于左右不知太尉以為如何哉念其才質
駕下于時無所用偶以薄技得綴仕版故自策名于
茲且二紀矣三从事于州幕始脫銓選再效役于嶺
江乃得近官碌常調以至于哀暮未嘗有知已特

達之荐仕官若此非所謂賦命之奇蹇歟雖然猶未
甘心于廢弃者誠念頃游名場而獲拜接太尉之後
塵尔來出入京師蒙面以一面之旧未之見擯今者
幸遇太尉奮臯夔事業佐佑唐虞之君得時行道天
下蒙福士之干時希進者多見祿錄于顯塗門下之
士獨不可納說而望知乎且三府之上公位至重也
五品之散郎官至卑也以至卑之官望至重之位其
勢豈特霄壤相遠之限也其應豈特門庭萬里之遠
也果以英哲之懷不替一日之雅俯聽愚陋容而納

之則困蹟之人未必無升進之望也以斯言之信乎
遭遇之有時尔夫楚郊之躋履名微而數賤盖可弃
之物也然而昭王遠顧而取之者得非以昔与之俱
出而不忍以弊故而忘之也今某實蕞陋微取然游
太尉之門可謂有年矣太尉果以疇昔之故記其姓
名以備役使某誠未敢覬任在崔公除吏八百人之
中竊將自此比楚昭之陸履尚希收采使預乎時一
物之數獲在左右不勝息之至冒黥鈞鈞嚴謹片
惟命

與劉原父

某白劉君十兄足下昔者竊不自謂得參文翰之游
內省寅緣固為厚遇而足下不謂愚陋無議首蒙相
示唱和詩一卷并矣弟所著漢官儀一編俾得榮觀
時僕竊私嘆劉氏有矣明兄弟如此而吾幸辱從遊
苟不能攷磨勵以及百分是亦交游之深恥也他
日又蒙出新文一通周還伏讀未盡通曉大率皆明
理亂根本之所由辭高而旨遠深得古文之遺風伸
辯一篇終始理道有以知足下之識通古今其言辭

之美亦不下司馬子長之叙事設使足下生當其時
彼辯說之士豈得馳其詭詐哉先德三銘足見孝子
善述人之事垂之不朽在斯文也解木偶語其義切
切于訛誠昔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惧今足下此文苟
流行于世則竊位尸祿者得無悚動乎穀熟橋銘言
略而事詳盖出于符命之体而理或過之遠矣彼司
馬相如班固輩紀封禪之事不過藻飾詞采贊揚君
美而已今足下所作皆彷彿誥誓之義而成文上可
以形容盛德下可以申勸將來豈徒與馬班爭能哉

僕孰能淺薄不足稱道然自得友于足下始知學道之階漸及見足下之文又識為文之大体且世之為文者甚衆率皆好丹非素誇競一時苟求其由理道者十無一二焉又求其醇而不疵者百無一二焉足下所為之文皆依約六經之旨而為之辭縱橫虛誕之說無得而入焉故讀之者知聖人之道尊而易行信足下之深于文者也其文前日值客在坐不得詳覽居無何家公移治省局迫于改館日以忽遽尋又以尊公有荆北之命恐足下趣裝無暇終未得再見

前所相示之文今輒款抄寫一本以為巾笥之秘倘一賜借惠庶孤陋之學有所模範則為幸之甚莫出于足下惟足下始終之也又承見索罷行詩雖作之已久自以學不經師匠不足汗大矣君子之耳目故但欲蔽密而已又竊惟念沐足下獎進之益勤至如古之朋友相成之義則又有大于是者蓋始則以文章論議開導其志意終則以德行道孰成就其器業故其所樹立必有可觀焉异日与足下翱翔盛世勉改聖矣之餘風而不中道畫乃所望于足下者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八

死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臚南學

